

中国经典名篇名句鉴赏文库

中国散文名句鉴赏

第四册

天人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明代部分

要为人间奇男子，
须历人间万里程。

——明·冯梦龙

为吾党者，当追浴沂之风徽，法舞雩之咏叹，庶几情与境适，乐与道俱，而无愧于孔氏之徒。

【注释】明·宋濂《桃花涧修契诗序》。沂：水名。风徽：风范，美德，精神面貌。舞雩(yú)：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求雨之祭。乐与道俱：指谋取快乐要与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相一致。

【鉴赏】古人有雅集的风俗，他们趁此游春踏青，濯污去垢，会饮赋诗。但不同时代的文人对此有不同理解。宋濂从桃花涧修契雅集中领悟到的人生哲学是儒家有所作为的思想，即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以陶冶性情，修养德操，体味自然，无愧于造化，从而达到“情与境适，乐与道俱”的精神境界。它显示了作者一种胸中有丘壑，物我趋同一的潇洒风神。

中有足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注释】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鉴赏】这是宋濂以现身说法，向晚辈马君则讲述自己刻苦求学、功成名就的经验。他认为求学就应该去追求心灵的充实和精神上的满足，而不去看重吃穿用度等物质上的享受。只有甘于贫苦，自得其乐，才有可能学有所成。从中可见作者身上所体现的古代文人的高贵操守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此句与苏东坡诗：“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瘵。”有近似之处。

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注释】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鉴赏】宋濂通过自己求学时的艰苦经历与太学生的优越条件的强烈对比得出无可置疑的结论：举凡学业有所不精通，品德修养未达到一定境界者，如果不是天赋、资质低下，就肯定是用心不专的缘故。从中可见学业道德上的成长，主要取决于求学者主观上是否努力。

夸谈足以贾祸。

【注释】明·宋濂《尊卢沙》。贾：招致，招惹。

【鉴赏】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雄，策士纵横，许多人凭三寸之舌游说诸侯，贵为卿相。但同时也有无能之辈，抱着侥幸心理，企图以夸夸其谈、炎炎大言捞取功名利禄，然而终因真相败露而遭灭顶之灾。秦人尊卢沙就是这种人。他大言不惭、虚张声势、先声夺人，骗过了楚王及其下属，被拜为上卿。

但好景不长，晋军兵临城下，尊卢沙瞠目结舌，竟急出一条建议楚王与敌人割地求和的馊主意。所以被囚禁三年并受割鼻之刑。尊卢沙其人足为后世大言欺人，不负责任者戒。

历考往事，矫虚以诳人，未有令后者也。

【注释】明·宋濂《尊卢沙》。令后：美好的结局。

【鉴赏】古往今来，夸夸其谈，大言不惭的人屡见不鲜，他们自高其能，自以为是的，出言往往令人莫测高深，言论常常滔滔汨汨、口若悬河。在一部分不辨贤愚的用人者那里，这些人往往能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但是，纸里包不住火，一旦东窗事发，需要他们露真本事的时候，这些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之徒也就走到了末日，到头来没有一个能落得好下场。

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懣者思嚏。

【注释】明·刘基《司马季主论卜》。蛰：冬眠的动物。懣(mèn)：郁闷。

【鉴赏】久卧在床的人，就想起来走走，长久与世隔绝的人，就想与人交往；经常闷气在胸的人，就想打个喷嚏。这是人们共有的生活经验和习以为常的自然现象，但它蕴藏着深刻的哲理：事物不可能停留在某一位置不动，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

蓄极则泄，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

【注释】明·刘基《司马季主论卜》（引古语）。

【鉴赏】积蓄过多就会宣泄，郁闷过度就要发抒，天气炎热太甚就会刮风，路阻塞了就要开通，没有委曲的东西长期得不到伸展，没有直立的东西永远不会倒伏。事物是变化不居的，它不可能僵死在某一形态中，也不可能停滞于某一点上；停止和僵死是生命的终止，也是世界的末日。同时，事物也是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日中则昃，日盈则缺，盈虚消长，是自然的规律，也是宇宙的逻辑。这些简单现象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也包含了朴素的辩证观点。

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

【注释】明·刘基《司马季主论卜》。亲：亲近。

【鉴赏】刘基生活在元朝没落时期，亲眼目睹了元末的暴政和世风，同时也受到农民起义思想的影响，故发而为叹：天道与什么常在呢？它只亲近有德行的人啊！鬼神有什么灵验的呢？它是靠人才显现出灵验来的。这就体

现了他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想,同时也对统治阶级“不同苍生问鬼神”的做法给予深刻批判,暗示了元末反动政权必然覆亡的结局。

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湍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

【注释】明·刘基《司马季主论卜》。

【鉴赏】一切事物是运动变化的,同时也是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一日一夜之间,花开了又谢;一春一秋之间,万物凋零而又复苏。湍急的水流下必有深潭;嵯峨的山岭下必有深谷。其实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它反映了世事无常盛衰相续的进步思想。这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及“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等可谓异曲同工。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注释】明·刘基《诚意伯集·卖柑者言》。

【鉴赏】刘基元末归隐之前已对当时岌岌可危、千疮百孔的现实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因而愤极为文,写下了《卖柑者言》。他以金玉在外,败絮在里的柑子为喻,借题发挥。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当官不为人民作主的欺世盗名之徒,揭露了统治者的文恬武嬉、表里不一。

乐与苦,相为倚伏者也。

【注释】明·刘基《苦斋记》。

【鉴赏】快乐与痛苦是人生两大生存的感受。但没有绝对的痛苦也没有绝对的快乐,快乐与痛苦是互为依存,辩证统一的;快乐中隐藏着痛苦,痛苦中也潜伏着快乐,而且二者可以互相转化。刘基发扬了老子朴素的辩证思想,通俗而深刻地阐明了“苦之为乐”、“苦生于乐”的道理,闪烁着哲理的光辉。

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人知乐其乐,而不知苦生于乐。

【注释】明·刘基《苦斋记》。

【鉴赏】对待痛苦与快乐的态度,也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对于同一件事,有人视为苦,有人却视为乐,这就体现了人们不同的苦乐观。而这种不同主要根源于人们精神境界的高下,只有那些能以苦为乐、苦中作乐的人才

能真正生活得超然物外、笑对人生，成为生活的强者。

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践以尝胆兴。

【注释】明·刘基《苦斋记》。

【鉴赏】水井因其水甘甜而最先枯竭，李子树因其李子苦涩却幸免被攀折；吴王夫差因终日沉迷酒色而灭国，越王勾践却因卧薪尝胆而兴邦。祸福相倚、美恶横生，事物都是可以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这便是生活的辩证法。只有懂得了其中的道理，才能化祸为福，反败为胜，把握生活及命运。

视之虽如玄圭，试之则若土炭。

【注释】明·高启《墨翁传》。玄圭：黑色的玉。

【鉴赏】高启以墨为喻，借主人公墨翁沈继孙之口，对生产并抛售那种看似黑玉，实为土炭之墨的人给予了无情的鞭挞，批判了市侩欺世盗名，迎合世俗的变态心理。从反面寄寓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以古墨号于外，而以今墨售于内，所谓衒璞而市腊。

【注释】明·高启《墨翁传》。衒璞而市腊：比喻有名无实。《战国策·秦策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璞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鉴赏】说通俗一点，该句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同义语。此语出自墨翁之口，其实也是作者的心声，他对这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深表汗颜；对那些弄虚作假、口称圣贤之道，身为狗彘之行的逐利者深恶痛绝。有所憎必有所爱，作者对墨翁那种不与丑恶同流合污，恪守自己人生信条和道德准则的俊洁人格给予了高度赞扬。

覆载之间，二气絪縕，赋形受质，人物是分。

【注释】明·方孝儒《蚊对》。覆载：《礼记·中庸》中有“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后人用覆载来指代天地。絪縕(yīn yūn)：《易·系辞下》：“天地絪縕，万物化醇。”言天地间阴阳二气交互作用，万物感之而变化生长。

【鉴赏】方孝儒借文中童子之口，阐述了自己“民胞物与”的道理，认为天地间万物无论是人还是蚊虫，只有巨细长短之别，绝无尊卑贵贱之分；在天看来，人和物都是阴阳二气交感而成，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为供养。人可以食物，物亦可以食人。他用这种“平等观”和朴素的“齐物论”来反对人类的异类相残甚至同类相残，揭示了人类极端自私的本性，从而寄寓了自己对人生、社

会的某些心态和看法。

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于大患，始以为不足治，而终于不可为。

【注释】明·方孝儒《指喻》。

【鉴赏】伤生之患常常因一钱之疹所至；灭顶之灾往往由贻误时机而起。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忽视处于萌芽状态中的病患必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危及生命和国运。

众人之所可知者，众人之所能治也，其势虽危，而未足深畏。惟萌于不必忧之地，而寓于不可见之初，众人笑而忽之者，此君子之所深畏也。

【注释】明·方孝儒《指喻》。

【鉴赏】“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可怕的并不是人们有目共睹并能共同意识到的病患，而是人们同时忽视了的隐忧。作为智者的君子，如果不能摆脱庸人的干扰，洞悉时局，当机立断，那必将招致伤亡亡国的大祸。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疑其所不疑。

【注释】明·方孝儒《深虑记》。

【鉴赏】考虑天下大事的人，常常谋求解决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忽视了那些容易解决的问题；防备那些可怕的事情，而遗忘了那些没有引起怀疑的事情。然而祸患往往从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发源，失败也常常只因一时的疏忽所致。无论是修身还是治国，只有做到既能总揽全局，又能明察秋毫，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注释】明·方孝儒《深虑论》。

【鉴赏】智慧的运用只限于人力所及的地方，决不可能超越客观法则，这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客观规律是人力活动的极限，人们只有认识并顺应它，使人的主观能动性 with 客观规律完美结合，才能从心所欲，有所成就。

良医之子死于病，良巫之子死于鬼。

【注释】明·方孝儒《深虑论》。

【鉴赏】高明医生的子女大多死于疾病，高明巫师的子女常常死于鬼祟。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善于救活别人的子孙却不善于救活自己的子女，而是因为他们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天意使然，不得不然。方孝儒以小喻大，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再聪明的统治者也不可能虑及后世之变，与其聪明算尽，大施淫威，不如积诚积德，荫蔽子孙，给后代留一条退路。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

【注释】明·方孝儒《豫让论》。

【鉴赏】士人和君子修身治国、辅佐君主，就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告以之圣贤道，防患于未然之时，这样才能全身保主，国泰民安。方孝儒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主张君臣之间各尽名份、在其位，谋其政。在今天看来，其敬业精神仍有积极意义。

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

【注释】明·方孝儒《豫让论》。

【鉴赏】此语与李易安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有异曲同工之妙。生则出将入相，安邦定国，死则留芳百世、彪炳史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追求。

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终身不知其非者众矣。

【注释】明·方孝儒《吴士》

【鉴赏】喜欢虚妄的人死于虚妄；爱好吹嘘的人死于吹嘘。越巫诡称善驱鬼怪却被别人装鬼吓死，吴士自比孙武、吴起却因纸上谈兵、夸谈误国而被杀；终身不知道自己缺点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因何被杀，其实，他们只是欠缺自知之明，所谓知人易，自知难即为此理。

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注释】明·王鏊《亲政篇》。泰、否：《周易》中两个卦名，天地交（互相作用）叫做“泰”，“泰”即顺利；不交叫做“否”，“否”即失利。

【鉴赏】王鏊从封建君主的利益出发，向统治者阐述了君王亲政治国的关键之举，即“交则泰，不交则否。”上情下达，下情上举，君臣一体方能国泰民

安；而下情壅塞，君臣阻隔只能使国家形同虚设。故知下情方能得民心，得民心方能安天下，自古皆然。

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适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

【注释】明·王鏊《亲政篇》。路寝：天子诸侯的正室。

【鉴赏】君主上朝接见群臣，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到路寝处理政事，以此来通晓远近的情况。这里包含了典型的“君君臣臣”的主张，也表明了作者对于理想君主的定义：亲政爱民，体恤下情，这是儒家传统思想的延续。

人生聚散靡常，异时或相望千里之外。

【注释】明·杨士奇《游东山记》。

【鉴赏】杨士奇在怀念与好友蒋氏父子同游共乐的美好时光时抚今追昔，发而为叹。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变化不居和世事无常的深沉无奈。此语可与苏东坡诗“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互为注释，可谓异曲同工。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

【注释】明·王守仁《尊经阁记》。经：这里指儒家之六经，即《易》、《诗》、《书》、《礼》、《乐》、《春秋》。

【鉴赏】王守仁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对于儒家六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六经对于人生和社会都是永恒的道理。它存在于天时就叫做“命”，赋于人就叫做“性”。主宰人身时就叫做“心”。心、性、命三者是同一的。六经可以使人具有同情、羞耻、谦让、是非之心；可以使人懂得爱敬、忠义、次序、区别、信义之理。这样讲虽然有失偏颇，但其中确实蕴含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东西。

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

【注释】明·王守仁《象祠记》。

【鉴赏】君子喜欢某一个人，就对那个人屋顶上的乌鸦也会产生好感，片言居要，即为爱屋及乌之理。象虽对父母不孝，对兄长傲慢无礼，却因为他舜的弟弟而受到历代苗民的崇敬。但是，归根到底人们崇敬的仍然是舜，这就愈加反映出舜的高尚道德和德泽流传的广远。

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

也。

【注释】明·归有光《吴山图记》。

【鉴赏】贤明的官吏对于他所治理过的地方，不仅使那里的百姓不会忘记他，自己也是不能忘怀那里的百姓的。归有光的朋友魏用晦曾任吴县知县，为政有惠爱，政绩光耀，县民以《吴山图》赠别，以示爱戴之情；而魏君亦不忘其县民，始终“惓惓于此山”，可见其对县民的殷殷之思。这种官民互爱的理想体现了作者对美政的追求和赞美。

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

【注释】明·归有光《项脊轩志》。

【鉴赏】书籍放满书架，时而大声吟诵怡然自得；时而默然端坐，听天籁如歌。这是读书人的至乐，也是无与伦比的雅趣。还有文人们那种“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的自信。

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注释】明·归有光《项脊轩志》。

【鉴赏】十五的夜晚，皎洁的月光洒在书房的墙上，桂树的投影错落纷杂，树影在轻风中拂动，舒缓轻盈，风情款款。这是归有光摹写书斋月夜的名句，情景交融，文采斐然，遂为历代传诵。

士当不遇时，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于心。

【注释】明·归有光《沈贞甫墓志铭》。

【鉴赏】士人当他不得志的时候，得到人们一句好心话，心中便不能忘怀。人在逆境，最易认识到世态炎凉。因为历来落井下石者多，救人危难者少；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凡是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但凡受人滴水之恩，必将以涌泉相报，斯为至理也。

古今之变，朝市改易。

【注释】明·归有光《沧浪亭记》。

【鉴赏】世事无常，变化不居，是历代文人反复慨叹的对象。东海扬尘，高岸为谷，这是时间的伟力，也是自然法则的体现。正如杜甫《可叹》诗云：“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如苍狗。”信哉斯言！

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

【注释】明·归有光《先妣事略》。

【鉴赏】屋内没有扔掉的东西，家里没有一个闲人。儿女们中大的牵衣，小的仍在喂奶。女主人手中缝纫不辍，整个家里秩序井然。可见这是一番温馨实际的小康之家的景象。归有光通过这番景象来衬托其亡母生前的勤劳、俭朴、持家有方的德行，从而寄寓了作者对亡母的深切思念。

圣人之治天下，不过因其下而为之下，因其上而为之上，因其纵、革、曲、直为之纵、革、曲、直，因其稼穡而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时，地不失利，物不失性。

【注释】明·归有光《洪范传》。

【鉴赏】纵、革、曲、直、稼穡，是指宇宙中物质的五种特性，与五行对应。宇宙万物各有特性，按一定规律存在并运行；人类社会也遵循着一定自然法则。而较贤明的统治者就在于能够认识到这些自然规律，并在此前提下治理天下，因而他们能够做到不违天时、地利，不失物性、人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轻用其智；勇足以慑天下，而不轻用其勇；有绝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奋而天下莫能当。

【注释】明·归有光《朱钦甫字说》。

【鉴赏】庸人处世为人，往往夸夸其谈、显才夸能，以一当十。而君子却耻为人师，虽智夺当世、勇慑天下也决不在人前矜夸，而是藏器待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固君子可以守志有成。

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

【注释】明·归有光《庄氏二子字说》。

【鉴赏】古人历来就有未学作文，先学做人的说法。无论是“言情”还是“言志”，文章从根本上说是作者思想的体现，代表了作者的心声，作者的品性、修养、道德情操都将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因而，涵养自己的德行，品质是提高作文境界的根本；为文造情，不如以质为文。

一日节缩，十日而赢。衣不鲜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殄。

【注释】明·归有光《庄氏二子字说》。

【鉴赏】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因而历代奉劝人们节俭的箴言也就屡屡不绝。勤俭可以兴家，挥霍几近亡国，这是妇孺皆知的道理。而更为重要的是，勤俭往往能使人养成奋发向上的志气，而奢侈却可以消磨掉人的意志。

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

【注释】明·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

【鉴赏】此语并非出自唐顺之之口，而是他引用古语来说明世之好丑、贵贱并非在其去乡与否的道理。南方人斩竹而薪，京师人却不惜千金来购竹，至于海外之人更是甚于京师人。这便是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而作者笔下的任光禄却不同以上三种人：他身居江南却不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也并非像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他贵竹在于知竹，在于其人格与竹有相通之处。作者以此来显示任君偃蹇孤特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

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

【注释】明·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

【鉴赏】自从世道衰落以来，人们都习惯于背离公道，为私党卖命而忘掉了守节奉公的准则。有权倾一时的宰相，却没有威风显赫的君王；有狭隘的私仇，却没有正义的愤怒。唐顺之对信陵君窃符救赵、私而忘公的行径，表示强烈的反对和批判，同时，他对世风日下，王道衰微发出深沉的感叹。

木朽而蛀生之矣。

【注释】明·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

【鉴赏】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木头朽坏了，蛀虫也就随之而生。因而，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唐顺之以此来说明王道衰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臣下或嫔妃不知有王，而在君王自为赘瘤，授人以柄，主动放弃尊严。

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

【注释】明·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

【鉴赏】《周易·坤·文言》曰：“履霜，坚冰至。”意思是踩到霜，就知道严冬要来了。而本句的意思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物的发展变化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于义无所关时，则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

【注释】明·徐渭《自为墓志铭》。

【鉴赏】这是徐渭对自己做人准则的高度概括：在不涉及道义问题的时候，可以放浪形骸，疏恣佯狂；但一旦事关廉耻、节义等大事时，虽断头流血不可夺其志。表明了徐渭无意于明哲保身、苟且偷生并坚守自己生存的价值和尊严的高贵品格。

上下相孚，才德称位。

【注释】明·宗臣《报刘一丈书》。

【鉴赏】这本是刘一丈勉励宗臣之语，意思是上下级之间要互相信任，才能和德行要与职位相称，故此语本身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宗臣借题发挥，在复刘一丈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上下相孚”不过是下级巴结权贵，上级贪赃受贿，从而上下勾结，为非作歹而已。从而抨击了腐朽齷齪的封建官僚政治。

人生有命，吾惟守分尔矣。

【注释】明·宗臣《报刘一丈书》。

【鉴赏】人生在世，有一定的命运，只要安守自己的本分就行了。这是宗臣自勉之语，尽管看似迂腐，但它表明作者那种决不同流合污的决心和坚守道义和良知准则的可贵操守。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

【注释】明·宗臣《报刘一丈书》。

【鉴赏】故乡总是有那么多交好的朋友和亲人，每一个漂泊的游子当想到他们时都不免有思念之情。宗臣在文尾以客子之心怆然而叹，其中更多地寄寓了他对刘一丈抱才而困的深切同情。

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

【注释】明·徐渭《叶子肃诗序》。

【鉴赏】人学鸟的语言，他的声音像鸟而其本性还是人；鸟学人的语言，它的声音虽像人，可本性还是鸟。事物对某一特征的模仿决不会改变自己的根本属性；模仿来的东西终归还是别人的东西。徐渭以之来说明在文学上刻意

模仿古人,即使是做到极工逼肖,也不过是鸟为人言而已。

孰不爱性命,而卒弃置不爱者,所爱只七尺之躯,所知只于百年之内而已,而不知自己性命悠久,实与天地作配于无疆。是以谓之凡民,谓之愚夫焉者也。

【注释】明·李贽《续焚书卷一·答马历山》。

【鉴赏】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怎样能在这短暂的生涯中充分展示生命的价值,凡夫俗子与圣贤从来就不同。前者目光短浅,只看着自身眼前的利益,故往往身死而名灭;后者却能堪破生死,可以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生命。因而他们也能够与神明同寿,永垂不朽。

形、神,两物也,生即神寓,死即神离,神有寓有离,形有死有生,则神亦与形等耳。

【注释】明·李贽《续焚书卷一·复马历山》。

【鉴赏】形与神历来都是哲学的根本话题,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李贽认为形神同在,神寓于形,形有生有灭,神亦有寓有离。形在神存,形死神亡。这表明了李贽的唯物主义思想。

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地。

【注释】明·李贽《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

【鉴赏】李贽在明中后期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就连作文章也与凡人迥异。别人大都是为文而文,故多不痛不痒的应制之作,李贽为文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故能发聋振聩,揭疮破痛,直奔主题,正如轻骑劲旅,攻城略地,一举而下。

等死之人身心俱灭,筋骨已冷,虽未死,即同死人矣。若等祸者,志虑益精,德行益峻,磨之愈加而愈不可磷,涅之愈甚而愈不可淄也,是吾福也。

【注释】明·李贽《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磷:同凌。涅(niè):染黑。缁(zī):黑色。《论语·阳货》中有“涅而不缁”,比喻品格高洁不受外界污染。

【鉴赏】逆境历来是人生崛起的动力。李贽用“等死”和“等祸”的区别来说明这一道理。等死之人,身未死而心已亡,哀莫大于心死,这种人与死人无

异；等祸之人，却在艰难困苦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培养出高贵的品格和操守。

人生一日在世未死，便有一日进益，决无有不日进之理；不有日进，便是死人。虽然，若是圣人，虽死去后与活人等，决时时进，唯时时进，故称不死底人。

【注释】明·李贽《续焚书卷一·与方伯雨》。

【鉴赏】这是作者在给方伯雨的信中谈到自己读《易》的深刻感受。人有贤愚之分，圣贤往往能够虽死犹生，这恰恰是因为他们能够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活到老学到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并给后人留下可贵的精神财富。而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只要他刻苦上进，那么每一天也会有所收获。因为生活是一部大书，它不会亏待每一个勤奋的人。等而下之的是第三种人，他们不求进取，自甘堕落，虽然视息人世，其实是行尸走肉罢了，这样的人，虽生已死。

此生不向今生度，更来出世为人，殆矣！

【注释】明·李贽《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

【鉴赏】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弹指一挥间而已，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如果抓不住这转瞬即逝的时光，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一味等待来生，是再愚蠢不过的想法。

世间真友难得，而同志真实友尤其难得。古人得一同志，胜于同胞，良以同胞者形，而同志者可与践其形也。

【注释】明·李贽《续焚书卷一·与吴得常》。

【鉴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的品格直接影响到每个人自己的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真正的朋友已很难得，而志同道合的朋友尤为难得。古人得一知己，看得比同胞兄弟还要重要。管宁和华歆从莫逆之交到割席断交，也正是因为志向的始合终离。

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

【注释】明·李贽《又与焦弱侯》。山人：隐士。穿窬：穿，穿壁；窬，通“踰”，踰墙。《论语·阳货》：“其犹穿‘踰’之盗也与！”

【鉴赏】名为隐士而心里却和商人一样惟利是图，口里大谈仁义道德而目的却在逾墙偷盗。李贽对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深恶痛绝，对

假道学者的口称圣贤之道，身为狗彘之行的虚伪行径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批判。由此二句可见一斑。

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未。

【注释】明·李贽《又与焦弱侯》。

【鉴赏】李贽思想激进，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商人历来为世人所不齿，是被鄙视和唾弃的对象，但李贽在这里公然为商人翻案，指出商人身携数万资财，经历风涛浪险，受尽关卡吏卒的勒索，忍耐着集市交易时人们的诟骂，付出的很多，得到的极少。商人营利是凭自己的智慧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要比那些口称圣贤之道，身为狗彘之行的假道学者光彩多了。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注释】明·汤显祖《牡丹亭记题浅》。

【鉴赏】爱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诞生，而且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为情而死，死者可以为情而生。如果还做不到这一点，那决非最深的感情。汤显祖以浪漫但深沉的笔调歌颂了生死不渝，一往情深的爱情，极大地张扬了人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爱情观与其思想的哲学根基：主张个性解放，以情格理，而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说教。

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瞽聋而听之。

【注释】明·李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亿度(duó)：主观猜测。亿，通常写作“臆”。瞽聋：目不明曰瞽，耳不聪曰聋。这里指道学后辈小子们只知听信儒先父师之言而不会独立思考，如同瞎子、聋子。

【鉴赏】儒家先师所谓的“大圣”和“异端”之论，只不过是他们的主观臆断之言，而后人却谬种流传，人云亦云，以至世代相沿而不知有误。作者一针见血地点出代代相传的“大圣”、“异端”之说，是无稽之谈，是“儒先”们捕风捉影造出的谣言。从而揭示了历代儒徒盲目尊孔的荒谬无知。

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

【注释】明·李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鉴赏】众人都认为这样，即使是谬论，也是牢不可破的；历来大家就这样认为，即使是无稽之谈也被认为是金科玉律。问题就在于人们不能自知，丧

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谓矮子观场，随声附和而已。

不在繁，不在简，状情写物在辞达。辞达则二三言而非不足，辞未达则千百言而非有余。

【注释】明·苏伯衡《空同子普说》。

【鉴赏】文章不必为了长而长，也不必为了短而短，只要把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了，就是三二字也未为不可，如果表达不清楚，即使是成千上万字也是枉然。这段话表明苏伯衡主张文无定法，繁简不拘，关键在于要把主题表达清楚的理论。

圣贤道德之光，积于中而发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

【注释】明·苏伯衡《空同子普说》。

【鉴赏】为文只有真正理解、体会和消化了圣贤之道德为人，才有可能落笔成文，无意为文而已属上品。文如其人，个人的品性修养，学问道德直接影响到其文章的质量，这也就是未学为文先学为人的道理。

守令之誉，出于私爱狎昵者，固不足信；见于贤士大夫之称许，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扬人之善而讳称人之恶，故犹有不足征者。惟闾阎之细民，田野之鄙夫，穷乡鄙屋之妇人小子，心不留毁誉，言不知触讳，感悦而归之，斯可信矣。

【注释】明·金实《送取方郎中王君赴任序》。守令之誉：对太守、县令的称誉。私有狎昵(nì)者：个人所喜爱亲近的人。宜若：应当是。征：证明。闾阎：指民间。鄙(bù)屋：贫家幽暗的房子。心不留毁誉：把评论人的话照直无保留地说出来。

【鉴赏】亲近的人对地方官的本不足为信；士大夫对地方官的评价也因他们喜欢扬善隐恶而大打折扣。只有村野匹夫、普通百姓，才会直言不讳，只因某地方官确实政绩显赫而赞誉他，这才是可信的。人民历来都是历史的创造者，真理往往就掌握在最下层的人民手中。百姓心中有杆秤，孰重孰轻自然泾渭分明。

医生不能识病，而欲拯人之危，难矣哉！

【注释】明·李东阳《医戒》。

【鉴赏】医生不识病理都想救人危急，是何其难也！庸医误人，以其貌似医而实非医，人信之，则其病必殆。